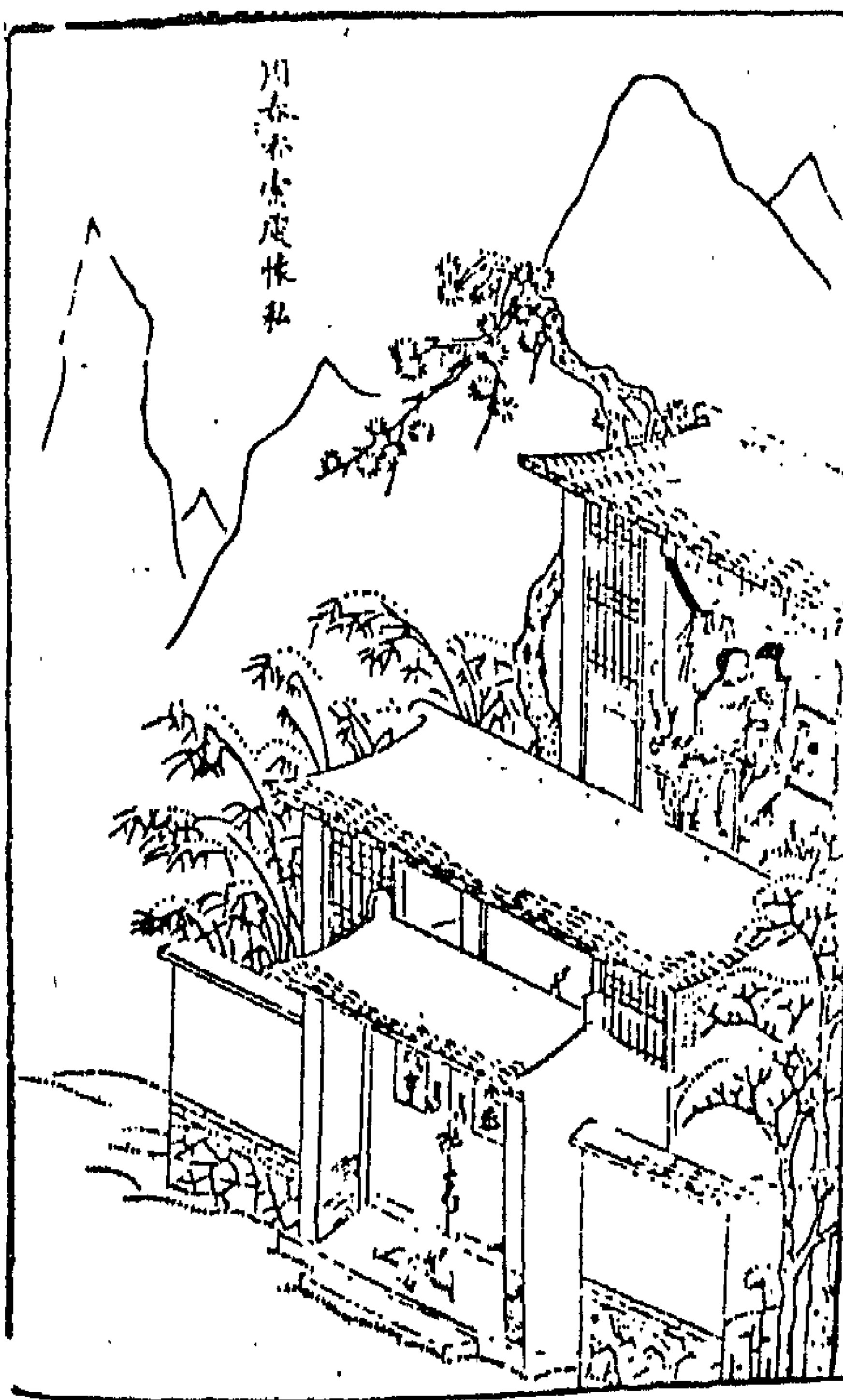
警世通言





第三十三卷

喬彥傑一妾破家

世事紛紛難訴陳　知機端不誤終身

若論破國亡家者　盡是貪花戀色人

話說大宋仁宗皇帝明道元年這浙江路寧海軍即今杭州是也在城衆安橋北首觀音庵相近有一個商人姓喬名俊字彥傑祖貫錢塘人自幼年喪父母長而魁偉雄壯好色貪淫娶妻高氏各年四十歲夫妻不生得男子止生一女年一十八歲小字玉秀至親三口兒止有一僕人與作賽兒道喬俊看來有三

五萬貫資本專一在長安崇德收絲往東京賣了販棗子胡桃雜貨回家來賣一年有半年不在家門前又[illegible]兒開張酒店僱一個酒大工叫做洪三在家造酒其妻高氏掌管日逐出進錢鈔一應事務不在話下明道二年春間喬俊在東京賣絲已了買了胡桃棗子等貨船到南京上新河泊正要行船因風阻了一住三日風大開船不得忽見鄰船上有一美婦生得肌膚似雪髻挽烏雲喬俊一見心甚愛之乃訪問稍工道你船中是甚麼客人緣何有宅眷在內稍工答道是建康府周巡檢病故今家小扶靈柩回山東

去這年小的婦人乃是巡檢的小娘子官人問他做
甚喬俊道梢工你與我問巡檢夫人若肯將此妾與
人我情願多與他些財禮討此婦爲妾說得停當事成
了我把五兩銀子謝你梢工道乃下船艙裏去說這
親事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這喬俊娶這個婦
人爲妾直使得

一家人口因他喪　　萬貫家資指日休

當下梢工下船艙問老夫人道小人告夫人跟前這
個小娘子肯嫁與人麼老夫人道你有甚好頭腦說
他若有人要娶他就應承罷只要一千貫文財禮梢

工使說隣船上有一販棗子客人要娶一個二娘子
特命小人來與夫人說知夫人便應承了稍工回復
喬俊說夫人肯與你了要一千貫文財禮喬俊聽
說大喜即便開箱取出一千貫文便教稍工送過夫
人船上去夫人接了說與稍工教喬俊過船來相
見喬俊換了衣服逕過船來拜見夫人夫人問明白
了鄉貫姓氏就叫侍妾近前分付道相公已死家中
兒子利害我今做主將你嫁與這個官人為妾即今
便過喬官人船上去寧海郡大馬頭去處快活過了
生活你可小心伏侍不可托大這婦人與喬俊拜辭

了老夫人夫人與他一個衣箱物件之類討過船
去喬俊取五兩銀子謝了船工心中十分歡喜乃問
婦人你的名字叫做甚麽婦人乃言我叫作春香年
二十五歲當晚就船中與春香同鋪而睡次日天晴
風息浪平大大小小船隻一齊都開喬俊也行了五六日
早到北新關歇船上岸叫一乘轎子擡了春香自隨
着挑人武林門裏來到自家門首下了轎打發轎子
去了喬俊引春香入家中來自先走入裏面去與高
氏相見說知此事出來引春香入去參見高氏見了
春香焦躁起來說丈夫你既娶來了我難以推故你

只依我兩件事我便容你喬俊道你且說那兩件道高氏啟口說出道教喬俊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正是

婦人之語不宜聽　割戶分門壞五倫
勿信妻言行大道　世間男子幾多人

當下高氏說與丈夫你今已娶來家我說也自枉然了只是要你與他別住不許放在家裏喬俊聽得說這個容易我自賃房屋一間與他另住高氏又說付從今日爲始我再不與你做一處家中錢本什物首飾衣服我自與女兒兩個受用不許你來討一應官司門戶等事你自殺賤理支持莫再來纏我你依得

麽務俊沉吟了半晌心裏道說得不依又難過日子

罷罷乃言道依你高氏不語次日早起去搭貨船行

李回家就央人賃房一間在銅錢局前今對貢院是

也揀個吉日務俊帶了周氏并家火一應什物完備

擬將過去住了三朝兩日歸家走一次光陰似箭日

月如梭不覺半年有餘務俊到取人頭帳目及私房

銀兩還勾做本錢收絲已完打點家中柴米之類分

付周氏你可耐靜我出去多只兩月便回如有急事

可回去大娘家裏說知道罷遲到家裏說與高氏我

明日起身去後多只兩月便回倘有事故你可照管

時小娘何不送到米一家

周氏今人叫一面女兒道爹爹早回別了妻女又來新河打點明早起程此時是九月間出門搭船登途去了一去兩個月周氏在家終日倚門而望不見丈夫回來看看又是冬盡至了其年大冷忽一日彤雲密布紛紛揚揚下一天大雪高氏在家思想丈夫一去因何至冬時節只管不回返周氏寒冷孩兒又病重起身不得乃叫洪三將些柴米炭火錢物送與周氏周氏見雪下得大閉門在家哭泣忽聽叫門只道是丈夫回來慌忙開門見了洪大工挑一擔東西進門周氏乃問大工大娘大姐一向好麼大工道

人領了大官人不回記掛你無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家
我只得問周氏見說因言大丁你回家去多少日上
大姑大姐大丁別了自回家去次日午牌時分周氏
門首又有人敲門周氏道這等大雪又是何人敲門
只因這人來有分教周氏再不能與喬俊同[illegible]正是

閉門屋裏坐　禍從天上來

當日雪下得越大周氏在房中向火忽聽得有人敲
門起身開門看時見一人頭戴破頭巾身穿舊衣服
便問周氏道嫂子喬俊在家麼周氏答道自從六月
出門趁[illegible]不回那人說我是他里長今來差喬俊去

周氏入套 [illegible]

海寧郊外做大十日歇二十日又做十日他既不在家我管你們兩個人你出錢催他去做工周氏答道既如此只憑你教人管了我自還你工錢里長相別出門次日飯後領一個後生年約二十歲與周氏相見里長說與周氏此人是上海縣人姓董名小二自幼他父母俱喪如今專靠與人家做工過日你等只要你三五百貫錢冬夏做些衣服與他穿我存你家裏又無人可催他在家走動也好周氏見說心中歡喜道我家無人走動看這人想是個良善本分的工錢便依你罷了當下送謝了里長留在家

氏至賢淑不做了工[illegible]高氏自[illegible]自從[illegible]用

衷至次日里長來叫去海寧做夫周氏取些錢鈔與小二跟着里長去了十日回來這小二在家裏小心謹慎燒香掃地件件當心且說蔣俊在東京賣絲與一個上廳行首沈瑞蓮來往倒身在他家使錢因此留戀在彼全不管家中妻妾只戀花門柳戶逍遙快樂那知家裏孩兒病了兩個餘月死了高氏叫洪三買具棺木扛出城外化人場燒了高氏立性貞潔自在門前賣酒無有半點狂心不想周氏自從安了董小二在家到有心在上他有時做大圓米粽蒸熟飯撥與他喫小二見他家無人就請做活周氏時常惜

[illegible]

孝服人的分外俏這小二也有心只是不敢上前一日正是十二月三十日夜周氏叫小二去買些酒果魚肉之類過年到晚周氏叫小二關了大門去竈上盪一注子酒切些肉做一盤安排火盆點上了燈就擺在房內床面前卓兒上小二在竈前燒火周氏輕輕的叫道小二你來房裏來將些東西去吃小二千不合萬不合走入房內有分教小二死無葬身之地正是

僮僕人家不可無　豈知撞了不良徒

分明一段蹺蹊事　瞞着堂堂大丈夫

此時周氏叫小二到床前便道小二你來你來我想你吃兩盃酒今夜你就在我房裏睡從小二道不敢周氏罵了兩三聲發了惱手把小二抱到床邊扶着而坐便將小二拉過懷中解開主腰兒教他摸胸前酥團也似自然小二淫心蕩漾便將周氏腰摟過來將舌尖兒度在周氏口內任意快樂周氏將酒篩下

兩個吃一個交盃酒兩人合吃五六盃周氏道你在外頭歇我在房內也是自歇冷難熬你今無福不依我的口小二跪下道感承娘子有心小人亦有意多時了只是不敢說今日娘子擡舉小人此恩殺身

預備二人寬解衣脫帶就做了夫妻一夜快活不必說天明小二先起來燒湯洗臉做飯周氏方起梳粧洗面纔喫飯正是

少女少郎　　情色相當

卻如夫妻一般在家過活左右隣舍皆知此事無人閑管卻說高氏因無人照管門前酒店忽一日聽得閑人說周氏與小二通奸且信且疑放心不下因此教洪大工夫與周氏說且搬回家省得兩邊家火周氏見洪大工來說沉吟了半晌勉强回言道既是大娘好意今晚就將家火搬回家去洪大工得了言語

自回家了周氏便叫小二商量今大娘要我接回家去料想這他不得只是你却如何小二答道娘子大娘家裏也無人小人情愿與大娘家送酒走動只是一件不比此地不得與娘子快樂了不然就今日拆散了罷說罷兩個摟抱着哭了一回周氏道你且安心我今收拾衣箱什物你與我挑回大娘家去我自與大娘說留你在家替地裏與我快樂且等丈夫回來再做計較小二見說纔放心就當開口道萬望娘子用心當日下午收拾已了小二先挑了箱籠來前至晚黃作洪大工提個燈籠去接周氏周氏取其鎖鎖

了大門同小二回家。正是

飛蛾撲火身須喪　蝙蝠投竿命必傾

當時小二與周氏到家。見了高氏。高氏道。你如今囘到家。應住了。如何帶小二囘來。何不打發他去了。周氏道。大娘門前無人照管。不如留他在家使喚。待我丈夫囘時打發他未遲。高氏是個清潔的人。心中想道。在我家中。我自照管着他。有甚皂絲麻線。遂留下。教他看店討酒錢。一應都會得。不覺又過了數月。周氏雖和小二有情。終久不比自在之時。兩個任意取樂。一日周氏見高氏說起小二諸事勤謹。又本分

便道大姐何不將大姐招小二爲婿却不便當高氏聽得大怒罵道你這個賊人好沒志氣我女兒招僱工人爲婿周氏不敢言語喫高氏罵了三四日高氏只倚着自身正大全不想周氏與他通姦故此要將女兒招他若還思量此事只消得打發了小二出門後來不見得自身同女打死在獄滅門之事且說小二自三月來家有人云一年長工二年家公三年太公不想喬俊一去不回小二在大娘家一年有餘出入房室諸事托他便做喬家公賦性淫蕩或早或晚見了玉秀便將言語調戲他不則一日不想玉秀被

這小二發騙了其事周氏也知只瞞着高氏似此又過了一月此時是六月半天道大熱玉秀在房內洗浴高氏走入房中看見女兒妳大嘆了一聲待女兒穿了衣裳叫女兒到面前問道你與何人弄了身體這妳大了你好好實說我便饒你玉秀推托不過只得實說我被小二哄了高氏跌腳叫苦這事你是這

此時拆了小二逃走下與秋捉之兒見事矣非何久之道

小婆娘做一路壞了我女孩兒此事心生是好欲待聲張起來又怕喫動人知若了女兒一世之些當時沉吟了半晌低頭一處計上心來只除管了這縈玉方饒免得人知不覺又過了兩月忽值八月中秋節

到高氏。叫小二買些魚肉果子之物安排家宴當晚高氏與周氏王秀在後門叫洪三和小二兩在一邊喫高氏至夜三更叫小二費了兩大碗酒小二不敢推辭一飲而盡不覺大醉倒了洪三也行開門去酒房裏睡了這小二只因酒醉中了高氏當夜住此。

東嶽新添枉死鬼　陽間不見少年人

當時高氏使女兒自去睡了便與周氏說我只管家事叫貫兒那知你與這蠻子通姦你兩個做了一路故意殺他姦了我的女兒丈夫回來殺我怎的見他分

說我是個清清白白的人如今討了你來被你玷辱我的門風如何是好我今與你只得沒奈何害了這孩子性命神不知鬼不覺倘丈夫回來你與我女兒也省免得出醜名無事了你可去將條索來周氏初時不肯被高氏罵道都是你這賊人與他通姦因此累了我女兒你還戀着他周氏吃罵得沒奈何只得去房裏取了麻索遞與高氏高氏接了將去小二頸項下一絞原來婦人家手軟絞了一個更次絞不死小二喊起來高氏慌了無家火在手邊教周氏去竈前尋把劈柴斧頭把小二腦門上一斧腦漿流出死

[illegible]上與高氏商量好如好了這死屍須是今夜發
[illegible]依好周氏道可叫洪三起來將塊大石綁在屍上
駝去丢在新橋河裏水底去了待他在自爛神不
知鬼不覺高氏央及便到酒作坊裏叫起洪大工來
大工走入後園看見了小二屍首道欲除了這害根
好倘留他在家大官人回來也有老大口面周氏
道你可趁天未明把屍首馱去新河裏把塊大石綁
住墜下水裏去若到天明倘有人問時只說近小二
偷了我家首飾物件夜間逃走了他家一向又無人
往來的料然沒事洪大工馱了屍首高氏將燈照出

門大此時有五更時分洪大工駄到河邊撥塊大石綁縛在屍首上丟在河內直推開在中心裡這河有丈餘深水當時沉下水底去了料道永無蹤跡洪大工回家輕輕的開了大門高氏與周氏各回房裏睡了高氏雖自清潔也欠些聰明之處錯幹了此事既知其情只可好好打發了小二出門便了千不合萬不合將他殺死後來卻被人首告打死在獄滅門絕戶悔之何及且說洪大工睡至天明起來開了酒店高氏依舊在門前賣酒王秀那中不見了小二也不敢問周氏自言自語假意道小二這厮行竊偷了我

道你我借夜間逃去了主努自在房裏也不問他事陳令也不管他家小二在塊不在高氏一時省了小二性命想次不下早晚心中只恐事發終日憂悶過日正是

要人知重勤學　怕人知事莫做

却說武林門外清河閘邊有個做靴的皮匠姓陳名文渾家程氏五娘夫妻兩口兒止靠做靴鞋度日此時是十月初旬這陳文與妻子爭論一口氣走入門裏潮橋邊皮市裏買皮當日不回次日午後也不回程五娘心內慌起來又過了一夜亦不見回獨自一

個在絲烟鋪將及一月並無消息這程五娘不免走
人城來問訊逕到皮市裏來問賣皮店家皆言一月
前何曾見你丈夫來買皮莫非死在那裡了有多口
的道你丈夫穿甚衣服出來程五娘道我丈夫頭戴
萬字頭巾身穿着青絹一卜巾一月前說來皮市裏
買皮至今不見信息不知何處去了衆人道你可城
內各處去尋便知音信程五娘謝了衆人進城中逐
人便問二日並無踪跡過了兩日吃了早飯又入城
來尋問不端不正走到新橋上過正是事有湊巧物
有偶然只見河岸上有人喧嚷說道有個人死在河

身上穿領青衣服泛起在橋下水面上程五娘聽得說連忙走到河岸邊分開人衆一看時只見水面上漂浮著一個死屍穿著青衣服遠遠看時有些相像程氏便大哭道丈夫緣何死在水裏看的人都呆了程氏又哀告衆人求個伯伯背與奴家撈過我的丈夫屍首到岸邊奴家認一認看奴家自奉酒錢五十貫當時有一個破落戶叫做王酒酒專一在街市上幫閑打哄賭騙人財這廝是個潑皮沒人家理他當時也在那裏看聽見程五娘許說五十貫酒錢便說道小娘子我與你撈過屍首來岸邊你認看五娘哭

張道深得伯伯如此深恩難報這王酒酒見隻過往船便跳上船去叫道稍工你可住一住等我搭這個小娘子撈這屍首到岸邊當時王酒酒撈那屍首來王酒酒認得喬家董小二的屍首口裏不說出來只教程氏認看只因此起有分教高氏一家死于非命

正是

閑裏鐵頭熱處歪　通人貓惜愛錢財
誰知錯認屍和首　引出冤家禍患來

此時王酒酒在船上將竹篙推那屍首到岸邊來程氏在岸上見頭面皮肉卻被水浸壞了認不仔細

[illegible]

上衣服，都認得是丈夫的模樣，號號大哭，哀告王酒酒道：「煩伯伯同奴去買口棺木來盛了，却又作計較。」王酒酒便隨程五娘到褚堂仵作李團頭家，買了一具棺木，叫兩個火家來河下，撈起屍首，盛於棺內，就在河岸邊。在這那新橋下無甚人家住，並止有船隻來往。程氏取五十貫錢謝了王酒酒。王酒酒得了錢，一逕走到高氏酒店門前，以買酒為名，便對高氏說：「你家緣何打死了董小二，丟在新橋河內？如今泛將起來，你道一場好笑，那里走一個來錯認做丈夫屍首，買具棺木盛了，次日却來埋葬。」高氏道：「王酒酒，你

莫胡言亂語我家小二偷了首飾衣服在逃近獲不系那得這話王酒酒道大娘子你不要賴瞞了別人不要慌我你今送我些錢鈔買求我我便任那婦人錯認了去你君自頓不爽我我就去本府首告叫你喫一場人命官司高氏聽得便罵起來你這破落戶千刀萬剮的賊不長俊的乞丐見我丈夫不在家今來詐我王酒酒被罵大怒而去能殺的婦人到底無志氣胡亂與他些錢鈔也不見得弄出事來當時高氏千不合萬不合罵了王酒酒這一頓被那廝走到海寧郡安撫司前叫起屈來安撫相公正坐廳上押

公出左右押至廳下問道有何屈事王酒酒跪在廳下告道小人姓王名青錢塘縣人今來首告隣居有一喬俊出外為商未回其妻高氏與妾周氏一女玉秀與家中一個工人董小二有姦情不知怎的緣故把董小二謀死丟在新橋河裏如今泛起小人去與高氏言說反被本婦百般辱罵他家有個酒大工叫做洪三敢是同心謀害的小人不甘因此叫屈望相公明鏡昭察安撫聽罷着外郎錄了王青口詞押了公文差兩個牌軍押着王青去捉拿三人并洪三火急到廳當時公人逕到高氏家捉了高氏周氏玉

秀洪三四人閉了大門取鎖鎖了我到安撫司廳上一行人跪下相公是蔡州人姓黃名正大為人奸狡貪濫酷刑問高氏你家董小二何在高氏道小二拐物在逃不知去向王青道要知明白只問洪三便知分曉安撫遂將洪三拖翻拷打兩腿五十黃荊血流滿地打熬不過只得招說董小二先與周氏有姦後撥同家姦了王秀高氏知覺恐丈夫回來辱滅了門風于今年八月十五日中秋夜賞月教小的同小二兩個在一處喫酒我兩個都醉了小的怕失了事自去酒房內睡了到五更時分只見高氏周氏來酒房

門首叫小的去後園内只見小二屍首在地數我要
跌去丟在河内去小的同高氏因此高氏備將前事
說道二人通同姦騙女兒們或丈夫回來怎的是好
我今出于無奈用是想他不出去又怕說出此情只
得用麻索絞死了小的是個老實的人說道看這厮
忒無理也枉除了一害小的便將小二屍首馱在新
橋河邊用塊大石縛在他身上沉在水底下只此便
是實話安撫見洪三招狀明白點指畫字二婦人見
洪三已招驚得魂不附體王秀什做一塊安撫叫左
右將三個婦人過來供招王秀只得供道先是周氏

與小二有姦，叫高氏收拾回家，將奴調戲，奴不從。後來又調戲奴，又不從，將奴强逼，到後因奸騙了。到八月十五日，如果吃酒賞月，母高氏先叫奴去房內睡了，並不知小二死亡之事。安撫又問周氏：你既與小二有姦，緣何將女孩兒壞了？你好好招承，免至受拷。周氏兩淚交流，只得從頭一一招了。安撫又問高氏：你緣何謀殺小二？高氏抵賴不過，從頭招認了。都押下牢監了。安撫俱將各人供狀立案。次日差縣尉一人，帶領仵作行人，押了高氏等去新河橋下撿屍。當日鬨動城裏城外人，都得知，男子婦人挨肩擦背不

計其數一齊來看正是

好事不出門　惡事傳千里

却說縣尉押着一行人到新橋下打開棺木取出屍首檢看明白將屍放在棺內縣尉帶了一干人回衙見小二屍骸見斧頭打碎頂門麻索絞頸見有實據叫左右將高氏等四人各打二十下都打得昏迷復醒眼一面長枷將高氏枷了周氏玉秀洪三俱用鐵索鎖了押下大牢內監了了自隨衙聽候且說那皮匠婦人他知得錯認了兩也不來哭了思量起來一場悔恐幾時不收見人這話且不說再說玉秀在牢監裡過活

中湯水不喫次日死了又過了兩日周氏也死了洪三看有病重獄卒告知安撫安撫令官醫醫治不痊而死比有高氏渾身發腫棒瘡疼痛熬不得飯食不喫服藥無用也死了可憐不勾半個月日四個都死在牢中獄卒通報知府與吏商量喬俊久不回家妻妾在家謀死人命本該償命兇身人等俱死具表申奏朝廷方可決斷不則一日聖旨倒下開前項兇身俱已身死將家私抄扎入官小二屍首又無苦主親人來領燒化了罷當時安撫即差吏去打開喬俊家大門將細軟錢物盡數入官燒了董小二屍首不在

話下卻說喬俊合當窮苦，在東京沈瑞蓮家，全然不知家中之事，住了兩年，財本使得一空，被虔婆常常發語道，我女兒戀住了你，又不能接客，怎的是了，你有錢鈔，將些出來使用，無錢，你自離了我家，等我女兒接別個客人，終不成餓死了我一家，誰喬俊是個有錢過的人，今日無了錢，被虔婆趕了數次，眼中淚下，尋思要回鄉，又無盤纏，那沈瑞蓮見喬俊淚下，也哭起來，道喬郎，是我苦了你，我有些日前趲下的零碎錢，與你些做盤纏回去了，罷你若有心，到家取得些錢，再來走一遭，喬俊大喜，當夜收拾了舊衣服，打

了一個衣包沈行首取出三百貫文把與府俊打在包內別了安婆婆又衣包手提了一條棍棒又辭了瑞蓮兩個流淚而別日說府俊於路搭船不則一日來到北新關天色晚了便投一個客店主人家宿歇明早入城那船上人見了府俊喚了一聲道府官人你一向在那裏去了只管不回你家中小娘子周氏與一個催工人有姦大娘子取回一家作了那又與你女兒有姦我聽得人說不知爭姦也是怎的大娘子謀殺了催工人將大工洪三將屍丟在新橋河內有了兩個小尸首撈將起來被人首告在安撫司

把了大娘子小娘子你女兒所犯大惡共三命償官
打不過只得招認在牢裏受苦不過染病入門
死了朝廷文書下來抄扎你家財產入官你如今既
那裏去好喬俊聽罷卻似

分開八片頂陽骨　傾下半桶冰雪來

這喬俊驚得呆了半晌話言不得那鄰舍人說此消
息與喬俊哭那裏哭得下兩行珠淚如雨收不住哽
咽悲啼心下思量今日不想我閃得有家難奔有國
難投如何是好番來覆去過了一夜次日黑早起來
辭了船主人背了衣包急急奔武林門來到府住宅

對門一個古董店王將仕門首立了看自家房屋哄
拆沒了止有一片荒地好王將仕開門喬俊放
衣包向前拜道老爺倘不想小人不回家中如此模
樣王將仕道喬官人你一向在那裏不回喬俊道只
爲消折了本錢歸鄉不得並不知家中的消息王將
仕邀喬俊到家中坐定道賢侄聽老身說你去後家
中如此如此把從頭之事一一說了只好笑一個女
匠婦人因丈夫死在外邊到去 [illegible]了屍却被王酒
酒那廝首告了你大娘小 [illegible]洪三到官
打得好苦刑受疼不過都死在 [illegible]

官了你如今那裏去好替俊聽罷兩淚如何辭別了
下辭往上面不是辭北又嘆了一口氣道罷罷罷
我今年四十餘歲兒女又無財產妻子又喪了去投
誰的是好一逕走到西湖上第二橋望着一泓清水
便跳投入水下而死道替俊一家人口深可惜我那
說王青道一月午後同一般破落戶在西湖上閒遊
剛到第二橋坐下大家商量湊錢出來買碗酒喫衆
人道還勞王大哥去買有些便宜只見王酒酒接錢
在手向西湖裏一潑兩眼睜得圓溜溜口中大罵道
王青那黃小二好人喪你自取其死與你何干你只

為許錢不還害得我喬俊好苦一門親丁四口死無葬身之地今日須償還我命來眾人知道是喬俊附體替他磕頭告饒只見王青打自己把掌約有百餘下不絕口跳入湖中而死眾人傳說此事都道喬俊雖然好色貪淫卻不曾害人今受此慘禍於眾之下怎放得王青過這番索命亦天理之必然也後人有詩云

喬俊貪淫害一門　王青毒害亦亡身
從來好色亡家國　豈見詩書誤了人




郎馬來嘶青柳下
美人先在白雲端

第三十四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

天上烏飛兎走人間古往今來昔年歌管變荒臺
轉眼是非興敗　須識閑中取靜莫因乖過成歡
不貪花酒不貪財一世無災無害

話說江西饒州府餘干縣長樂村有一小民叫做張乙因販些雜貨到於縣中夜深投宿城外一邸店店房已滿不能相容間壁鎖下一空房却無人住張乙道店主人何不開此房與我主人道此房中有鬼不敢留客張乙道便有鬼我何懼哉主人只得開鎖將

燈一盞掃帚一把交與張乙張乙進房把燈放穩挑得亮亮的房中有破床一張塵埃堆積用掃帚掃淨展上鋪蓋討些酒飯喫了推轉房門脫衣而睡夢見一美色婦人衣服華麗自來薦枕夢中納之及至醒來此婦宛在身邊張乙問是何人此婦道妾乃鄰家之婦因夫君遠出不能獨宿是以相就勿多言久當自知張亦不再問天明此婦辭去至夜又來歡好如初如此三夜店主人見張客無事偶話及此房內曾有婦人縊死往往作怪今番卻太平了張乙聽在肚裡至夜此婦仍來張乙問道今日有主人說這房中

有縊死女兒莫非是你此婦並無慚諱之意答道妾
身是也然不禍于君君勿懼張乙道試說其詳此
婦道妾乃娼女姓穆行廿二人稱我爲廿二娘與餘
干客人楊川相厚楊許娶妾歸去妾將私財百金爲
助一去三年不來妾爲鴇兒拘管無計脫身抑鬱不
勝遂自縊而死鴇兒以所居售人今爲旅店此房昔
日妾之房也一靈不泯猶依棲於此楊川與你同鄉
可認得麼張乙道認得此婦道今其人安在張乙道
去歲已移居饒州南門娶妾開布生意甚是婦人嗟
歎良久更無別語又過了二日張乙要回家婦人道

妾願始終隨者未識許否張乙道倘能相隨有何不可婦人道君可娶一小木牌題曰廿二娘神位置于篋中但出牌呼妾妾便出來張亦許之婦人道妾尚有白金五十兩埋于此牀之下沒人知覺君可取用張掘地果得白金一瓶心中甚喜過了一夜次日張乙寫了牌位收藏好了别了店主而歸到于家中將此事件與渾家渾家初時不喜見了五十兩銀子遂不嗔怪張乙于東壁立了廿二娘神主其妻戲往呼之白日裡竟走出來與妻施禮妻初時也驚訝後遂慣了不以爲奇夜來張乙夫婦同床此婦亦來也不覺

床之類牢記了十餘日此婦道妾尚有夙債在此
城娼能隨我去索取否張私喜所有一口應承即時
稱好。同船中供下牌位此婦同行同宿全不避人
不則一日到了揚州南門說知道要往揚州索討債
去張乙方欲問之此婦倏已上岸張隨後跟去見此
婦竟入一店中去了問其店乃楊川家也張久候不
出忽見楊家驚惶少頃哭聲振地問其故店中人
云主人楊川向來無病忽然中惡九竅流血而死張
乙心知廿二娘所為嘿然下船向牌位苦叫亦不見
出來了方知有夙債在郡城乃楊川負義之債也有

詩歎云

王魁負義曾遭譴　李益虧心亦改常

請看楊川下稍事　皇天不佑薄情郎

方纔說穆廿二娘事雖則死後報冤却是只自出頭還是渺茫之事如今再說一件故事叫做王嬌鸞百年長恨這個冤更報得好此事非唐非宋出在　國朝天順初年廣西苗蠻作亂各處調兵征剿有臨安衛指揮王忠所領一枝浙兵違了限期被參降調河南南陽衛中所千戶即日引家小到任王忠年六十餘止一子王彪頗稱驍勇留在原衛勾丁補伍

兩個女兒長曰嬌鸞次曰嬌鳳鸞年十八鳳年十六鳳從幼許于外家就與表兄對姻只有嬌鸞未曾許配夫人周氏原係繼娶周氏有嫡姐嫁曹家寡居而貧夫人接他相伴甥女嬌鸞眾家呼爲曹姨嬌鸞幼通書史舉筆成文因愛女慎于擇配所以及笄未嫁每每臨風感歎對月淒涼惟曹姨與鸞相厚知其心事他雖父母亦不知也一日清明節届和曹姨及侍兒明霞後園打鞦韆耍子正在鬧熱之際忽見墻缺處有一美少年紫衣唐巾舒頭觀看連聲喝采慌得嬌鸞滿臉通紅推着曹姨的背急回香房侍女也進

去了。生見月中一人踰牆而入，鞦韆架子尚在，餘香彷彿。正在疑思，忽見草中一物，拾起看時，乃三尺絲綃香羅帕也。生得此如獲珍寶。目有人聲自內而來，復踰牆而出，仍立于牆欲窺看，將乃是侍兒來尋羅帕的。生見其三回五轉，意與已倦，嘆了一聲而言：小姐子羅帕已入人手，何處尋覓？侍兒擡頭見是秀才，遂步上前萬福道：相公想已拾得，乞即見還，感德不淺。生道：此羅帕是何人之物？侍兒道：是小姐的。那生道：既是小姐的東西，還得小姐來討，方纔還他。侍兒道：相公府居何處？那生道：小生姓周名廷章，蘇州府吳

汪時人父親乃本學司教隨任在此與公子一處之隔原來衙署與學宮某地相連衙門做東衙學宮做西衙花園之外就是學中的隙地侍兒道昔公子又是近隣失瞭了些當票知小姐奉命相求延章道放開小姐及小娘子大名侍兒道小姐名嫣然十八之愛女莎乃貼身侍婢明霞也延章道小生有小詩一章相煩致于小姐即以羅帕奉還明霞本不肯替他寄詩因要與帕人手只得應允延章道煩小娘子少待見章去不多時拈詩而今挑花箋舒成方勝明霞接詩在手問羅帕何在延章笑道羅帕乃予寶得

之非易豈可輕與小娘子且將此詩送與小姐看了待小姐回音小生方可奉璧明霞沒奈何只得轉身

只因一幅香羅帕　惹起千秋長恨歌

話說嬌鸞小姐自見了那美少年雖則一時慚愧却也挑動個情字口中不語心下躊躇道好個俊俏郎君若嫁得此人也不枉聰明一世忽見明霞氣忿忿的入來嬌鸞問香羅帕有了麼明霞口稱怪事香羅帕到被西衙周公子收著就是墻缺内喝采的那紫衣郎君嬌鸞道與他討了就是明霞道怎麼不討也得他肯還嬌鸞道他為何不還明霞道他說小生姓周

名廷貞蘇州府吳江人氏安得可教隨任在此與吾家只一墻之隔就是小姐的香羅帕必須小姐自討嬌鸞道你怎麼說明霞道我說待要還小姐奉命問求他道有小詩一章帕在詩在得有回音纔把羅帕還我明霞將桃花箋遞與小姐嬌鸞見了這方勝已有三分之喜拆開看時乃七言絕句一首

帕出佳人分外香　天公教付有情郎
殷勤寄取相思句　擬作紅絲入洞房

嬌鸞若是個有主意的。拚得棄了這羅帕。把詩燒却。分付侍兒下次再不許輕易傳遞。天大的事都完了。

奈攜將一、來是及瓜不嫁如、情慕色的女子二來滿肚、方情不肯埋沒亦取薛濤箋寫詩八句

粲身一點玉無瑕　生自侯門將相家
靜裡有親同對月　閑中無事獨看花
碧梧只許來奇鳳　翠竹那容入老鴉
寄語異鄉孤另客　莫將心事亂如麻

明霞捧詩方到後園延章早在欹墻相候明霞道小姐已有回詩了可將綃帕還我延章將詩讀了一遍益羨嬌態之才必欲得之道小娘子耐心小生又有所答再同書房寫成一絕

居傍倚門亦有慾　與誰孤另將身淒
若學鸞凰雙棲樹　一夜相思入九天
明霞道罷怕又不覺只管背作應詩我不管了接章
袖中出金箸一根道這就物係小姐子拙表寸敬多
多致意小姐明霞分付這合係又將詩回復嬌鸞嬌
鸞看罷悶悶不悅明霞道詩中有甚言語觸犯小姐
嬌鸞道書生輕薄都是調戲之言明霞道小姐大才
何不作一詩罵之以絕其意嬌鸞道後生家性正不
必罵且好言勸之可也再取薛箋題詩八句
獨立庭際倚翠階　侍兒傳語意何深

真心久已
不去矣

渾身竊玉偷香膽　一片撩雲撥雨心
丹桂豈容批子折　珠簾那許曉風侵
勸君莫想陽臺夢　努力攻書入翰林

自此一倡一和漸漸情熟往來不絕明霞的足跡不斷後園廷章的眼光不離墻缺詩稿甚多不暇細述時值端陽王千户治酒于園亭家宴廷章于墻缺往來明知小姐在于園中無由一面侍女明霞亦不能通一語正在氣悶忽撞見衛卒孫九那孫九善作木匠長在衛裏服役亦多在學中做工廷章遂題詩一絕封固了將青蚨二百賞孫九買酒喫托他寄與衛

中明霞姐係九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何候到次早纔覷個方便將得此詩于明霞明霞遞于小姐拆開看之前有似云端陽日湖中覩嬌娘子不見口占一絕奉寄

配成綵線思同結　傾就蒲觴擬共斟
霧隔湘江歡不見　錦葵空有向陽心

後寫松陵周廷章拜稿嬌娘看了置于書几之上適當梳頭未及酬和忽曹姨走進香房看見了詩稿大驚道嬌娘既有西廂之約可無東道之主此事如何瞞我嬌鸞含羞答道雖有吟咏往來實無他事非敢

聽媒娘也曾講道周生江南秀士門戶相當何不教他遣媒說合成就百年姻緣豈不美乎嬌鸞點頭道是梳粧已畢遂答詩八句

深鎖香閨十八年　不容風月透簾前
繡衾香暖誰知苦　錦帳春寒只愛眠
生怕杜鵑聲到耳　死愁蝴蝶夢來纏
多情果有相憐意　好倩冰人片語傳

廷章得詩遂假托父親周司教之意央趙學究往王千户處求這頭親事王千户亦重周生才貌但嬌鸞是愛女況且清通文墨自己年老一應衛中文書筆

私合不避　玄你歌弦　召一

扎都靠着女兒相幇少他不得不忍棄之于他鄉以此遲疑未許廷章知姻事未諧心中如刺乃作書寄于小姐前寫松陵友弟廷章拜稿

自覩芳容未寧狂覷夫婦已是前生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媒妁傳來今日言爲期未决還望香閨深鑒女庚太宗辭月宮而空想嫦娥要從花園戲遊似帶牛郎隔天河而苦思織女倘復遷延于月日必當夭折于溝渠生若無緣死亦不瞑勉成拙律深冀哀憐詩曰

未有佳期慰我情　可憐春價値千金

悶來窗下三杯酒　愁向花前一曲琴
人在錦窗深處好　悶回羅帳靜中吟
孤怕一樣昏黃月　肯許相攜訴寸心

嬌鶯看罷即時復書前寫虎衙愛女嬌鶯拜稿

輕荷點水弱絮飛簾拜月亭前懶對東風聽杜宇畫眉窗下強消長晝刺繡驚人止用于粧臺詩怨墜于香案啓觀來意無限幽懷自憐薄命佳人惱殺多情才子一番信到一番使妾倍支吞幾度詩來幾度令人添寂寞休得跳東墻學攀花之手可以仰北斗竭折桂之心眼底無媒書中有女自此

裏情封去孔莫將消息問夾人諱和隹筒伊筋深

諒詩曰

秋、月、春、花、亦、有情　也、知、身、價、重、千金
雖、窺、青、瑣、韓、郎貌　羞、聽、東、墻、崔、氏琴
痴、念、已、從、空、裡、散　好。詩。惟。向。夢。中。吟
此生但作乾兄妹　直待來生了寸心

廷章閱畢讚歎不已讀詩至末聯此生但作乾兄妹忽然想起一計道當初張珙申純皆因兄妹得就私情王、夫、人、與、我、同、姓、何、不、拜、之、爲、姑、便、可、通、家、往、來、于中取事矣遂托言西衙窄狹且是喧閙欲借衛署

[illegible]

[illegible]

後園覩普周司教自與王千户開口王翁道彼此通家就在家下喫些見成茶飯不煩饋送周翁感激不盡回向兒子說了廷章道雖承王翁盛意非親非故難以打攪孩兒欲備一禮拜認周夫人爲姑姑姪一家廝乎有名周司教是糊塗之人只要討些小便宜道任從我兒行事廷章又央人通了王翁夫婦擇個吉日備下綵段書儀寫個表姪的名刺上門認親極其卑遜極其親熱王翁是個武人只好奉承進請入中堂教奶奶都相見了連曾姨也認做姨娘嬌鸞是表妹一時都請見禮王翁設宴後堂權當會親一家

厨房延章與婿等臨席歡喜席上有來歷大作不必說當日盡歡而散

姻緣好惡猶難問　　蹤跡親疎已自分

次日王翁收拾書室援內婿周延章來讀書却也曉得關節內外將內宅後門下鎖不許婦女入于花園延章供給自有外廂照管雖然擬做一家音書來往反不便了婚鸞松鈞之志雖存風月之情已動況既在廂閑君來服去怎當得園上厚隔爲分愁緒無聊鬱成一病朝涼暮熱茶飯不沾王翁迎醫問卜全然不濟延章幾遍到中堂問病王翁只教致意不令進

旁延章心生一計因假說長在江南曾通醫理表姊不知所患何症待姪兒診脉便知王翁向夫人說了又教明霞道達了小姐方纔迎入延章坐于床邊假以看脉爲由撫摩了半晌其時王翁夫婦俱在不好交言只說得一聲保重出了房門對王翁道表妹之疾是抑鬱所致常須于寬敞之地散步陶情更使女伴勸慰開其鬱抱自當勿藥王翁徹信周生更不疑惑便道衙中只有園亭並無別處寬敞延章故意道若表妹不時要園亭散步恐小姪在彼不便將請告歸王翁道既爲兄妹復何嫌疑即日教開了後門將

鎖鑰付曹嫗收管就教曹嫗陪侍汝兒俱皆同受明
霞依侍寸步不離自以為萬全之策奕奕越發茫然
為思想周郎致病得他撫摩一番已自歡喜次許散
悶因亭陪伴伏侍者都是心腹之人病便痊了一半
每到園亭延章便得相見同行同坐有時亦到延章
書房中喫茶漸漸不避嫌疑狀有擦背延章提個空
向小姐懇求要到香閨一覽嬌鸞目覷曹嫗低低白
生道鎖鑰在彼兒自求之延章已悟次日寫箋取吳
綾二端金釧一副央明霞獻與曹嫗嫗欣然道周公
子既禮兒惠不知何事嬌鸞道你少抿生不與週失

柔要擬包容耳曹姨道你二人心事我已悉知但有往來決不泄漏因把匙鑰付與明霞鸞心大喜遂題一絕寄廷章云

　暗將私語寄英才　倘向人前莫亂開
　今夜香閨春不鎖　月移花影玉人來

廷章得詩喜不自禁是夜黃昏已罷譙鼓方聲廷章悄步及于內宅後門半啓捱身而進自那日房中有脉出閣上來依稀記得路徑緩緩而行但見燈光外射明霞候于門側廷章步進香房與鸞施禮便欲摟抱鸞將手撥開喚明霞快請曹姨來同坐廷章大失

廷章自陳苦情責其變卦一時急激欲遂勞道姑不
貞短君非爲子良因有才有貌所以相愛相憐若從
私君終當守君之節君若棄妾別娶不負妾之誠必欠
明神誓同自首若還苟合有死不從說罷曾姊道姑
向廷章謝日間之惠廷章遂央姊爲媒誓諧伉儷口
中咒願如流而出曹姊道二位賢甥既要我爲媒可
寫合同婚書四紙將一紙焚于天地以告鬼神一紙
留于吾手以爲媒證你二人各執一紙爲他日合巹
之驗友若負男疾雷震死男若負友亂箭亡身再受
陰府之愆永墮酆都之獄生與爲聽曹姊說得痛切

各各歡喜遂依昔娘所說爲成婚誓誓約先拜天地後謝昔娘娘乃出淸果餚饌與二人把盞稱賀三人同坐飲酒直至三鼓昔娘別去生與鶯攜手上床雨雲之樂可知也五鼓鶯促生起身囑付道妾已委身于君君休負恩于妾神明在上鑒察難逃今後妾若有暇自遣明霞奉迎切莫輕行以招物議廷章字字應承留戀不捨鶯急教明霞送出閨門是日鶯寄生二律云

昨夜同君喜事從　芙蓉帳煖語從容

貼胸交股情偏好　撥雨撩雲興轉濃

一枕鳳鸞偕細細　半窗花月影重重
曉來旋觀鴛鴦枕　無數飛紅撲繡絨　其一

衾翻紅浪效綢繆　乍抱郎腰分外羞
月正圓明花正好　雲初散處雨初收
一團恩愛從天降　尚憐情懷得自由
寄語今宵中夕夜　不須欹枕看牽牛　其二

廷章亦有酬答之句自此鶯疾漸愈門禁覺弛或三日或五日鶯必遣明霞召生來往既頻恩情愈篤如此半年有餘周司教任滿陞四川眉州知州廷章戀鶯之情不肯同行只推身子有病怕蜀道艱難況[illegible]

業未成師友相得尚欲留此讀書用司教平昔從
言無不從起身之日廷章送父出城而返竊感廷章
之留是日遊之相會愈加親愛如此又半年有餘其
中往來詩篇甚多不能盡載廷章一日閑極見父
親在蜀居不服水土時病回鄉久別親閑欲謀歸覲
又牽戀情愛不忍分離事在兩難憂形于色薛探知
其故因置酒執生道夫婦之愛瀚海同深父子之情
高天難比若戀私情而忘公義不惟君失于道累妾
亦失婦道矣薛姬亦勸道今日朝夜之期原非百年
之策公子不如暫回鄉故且覲雙親倘于定省之間

嬌娘之心人不必言矣情用公子之非得公子量

所議婚姻之事早完皆願免致情牽廷章心猶不決婚盟為敘曹姨竟將公子欲歸之情對王翁說了此日正是端陽王翁治酒與廷章送行且致厚貺廷章義不容已只得收拾行李是夜嬌另置酒香閣邀廷章重伸前誓再訂婚期曹姨亦在坐千言萬語一夜不睡臨別又問廷章住居之處廷章道問做甚麼嬌道恐君不即來妾便于遞信耳廷章索筆寫出四句

思親千里返姑蘇　家住吳江十七都

須問南麻雙漾口　延陵橋下督糧吳

廷章又解說家本吳姓祖當里長督糧有名督糧吳

家周是外姓也此字雖然寫下彼見之切度日如歲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定當將家君來相親到求婚決不忍開閣佳人戀戀而乞肯罷相抱而泣將次天明爲親送生出園有聯句一律

綢繆魚水正投機　無奈恩親使別離　延章
花前從今誰待月　閨房自此懶圍棋　嬌鸞
惟憂身遠心俱遠　非慮文齊福不齊　延章
低首不言中自省　强將別淚整蛾眉　嬌鸞

須臾天曉粧齊備王翁又于中堂設酒妻女采依爲上馬之餞廷章再拜而別嬌鸞倚門悵悲欲泣潛歸

內室取烏絲箋題詩一律使明霞送廷章上馬何便投之章于馬上展看云

同携素手並香肩　送別那堪雙淚懸
郎馬來嘶青柳下　妾心先在白雲邊
妾持節操如姜女　君重綱常類閔騫
得意匆匆便回首　香閨人瘦不禁眠

廷章讀之淚下一路上歸興與俱未嘗頃刻忘懷也

閒話休敘不一日到了吳江家中參見了二親一門歡喜原來父親已與同里魏同知家議親正要接兒子回來行聘完婚生初時有不願之意後訪得魏女

失色無雙且總同知十萬之富裝奩甚豐孫財貪色
速急前娶過了半年魏氏過門夫妻恩愛如魚似水
竟不知王嬌鸞為何人矣

但如今日新妹好　不顧情人苦眼穿

却說嬌鸞一時勸廷章歸省是他賢慧達理之處然
已去之後未免懷思白日淒涼黃昏寂寞灯前有影
相親帳底無人共語每遇春花秋月不覺夢斷魂勞
挨過一年杳無音信忽一日明霞來報道姐姐可要
寄書與周姐夫麼嬌鸞道那得有這方便明霞道適
纔孫九說臨安衛有人來此下公文臨安是杭州地

方時飯與江謹遇斌與促逼婚鶯直尾有作小叙佳
有室仍實ㄒ人不妻矣乃卑屬終身一封曲代別附
之色爲絶甲不山陽下歸故里陵婚姻之約成終始
之交者多不問出役有詩十首録其一云

端閥一別杳無音　　兩地相看對月明
悄ㄨ從常踏虎街　　莫因花酒戀吳城
遊仙閣內占詩合　　拜月亭前問死生
此去願君心自省　　同來與爰共謝羨

拜次上文題八句

此片頗通至英衒　　門面森風足可誇

父別當今宜化敝　祖佑自古竹檻家
已知東宅鄰西宅　猶恐南麻混北麻
去路逢人須借問　延陵橋在那村此

又取銀釵二股爲寄書之贈書去了七個月並無回耗時值新春又訪得前街有個張客人要往蘇州收貨嬌鸞又取金花一對央孫九送與張客求他寄書書意同前亦有詩十首錄其一云

春到人間萬物鮮　香閨無奈別魂牽
東風浪蕩君尤蕩　皓月團圓妾未圓
情洽有心勞白髮　天高無計托青鸞

裘腸萬事憑誰訴　寄與才郎自細看

封皮上題一絕

蘇州咫尺是吳江　吳姓南麻世督糧

嘱付行人須着意　好將消息問才郎

那客人是盡誠之子往蘇州收貨已畢賫書就到吳江正在長橋上問路恰好周廷章過去聽得是河南聲音問的又是南麻督糧吳家就知嬌鸞書信他到彼知其再娶之事從上前作揖通名邀往酒館三杯拆書看了就于酒家借紙筆匆匆寫下回書詐說父病未痊方侍醫藥所以有誤佳期不久即當奔而

無妙法想書後又寄路父借錢不借香蕊張家收了回書來一日同到南陽任孫九回復錢小姐繳拜書看了雖然不肯定個來期也常掛念他望梅止渴過了三四個月依舊杳然無問嬌鸞對曹姨道周郎之言欺我耳曹姨道哲書在此皇天鑒知周郎倘不怕死必忽一日朋有臨安人到乃是嬌鸞姊子嬌鳳生了孩兒遣人來報喜嬌鸞從此相形愈加感歎且喜又是寄書的一個順便再修書一封托他近尤寄三封書亦有詩十首末一章云

可憐才子負嬋妍　百歲夫妻能幾何

王氏女為周氏室　文官子配武官妓
三封心事煩青鳥　萬斛閒愁鎖翠蛾
遠路尺書情未盡　相思兩處恨偏多
封皮上亦寫四句
此書煩遞至吳江　糧料[illegible]廳雄字春
大路不須驰步問　延陵橋下暫停橈
鸞自此粉褪香消玉減淚流瀰襟成病父
母欲為擇配嬌鸞不肯情願長齋奉佛曹姨勸道周
郎未必來矣勿拘小信自悞青春嬌鸞道人而無信
是禽獸也寧周郎負我我豈敢負神明哉光陰似

倏不覺已及三年嬌鸞對曹姨說道周郎已婚他族此信未知真假然三年不來其心腸亦改變矣但不得一的信吾心終不死曹姨道何不央孫九親往吳江一遭多與他些盤費若周郎無他更變使他等候同來豈不美乎嬌鸞道正合吾意亦求姨娘一字促他早早登程可也當下嬌鸞寫就古風一首其略云

憶昔清明佳節時與君邂逅成相知嘲風弄月通來往撥動風情無限思侯門曳斷千金索攜手挨肩遊畫閣好把青絲結死生盟山誓海情不渝白

雲渺渺草青青才子思親欲別情悄覺淚臉似淋
色愁聽傳書鴈幾番君行離不斷鶯收勝似往常
父兄去悲悲切切斷腸分花手牽衣埋前與行
成就鴛成友切莫辭城戀花柳自信之去後偶君
脂粉情調髮如流斜綠雨地徊思重斗川風花謝
與共可憐大姊正當年空使粉花蝴蝶夢臨試別
月餘嗽好夜涼枕上魂魄例一宵忽發汝髮絲來
朝不覺愁顏老甚言願作神雷電九天玄女相伴
過只歸故里不歸泉何故音容難得見才郎意假
安息真亦魄驛使陳丹心可憐三七為花親宋實

香閨思不禁

曹娘書中亦備說女甥相思之苦相望之切二書共作一封封皮亦題四句

蕩漾名門宰相衙　更兼雅措鎮南麻
途人不用亭舟問　橋路延陵第一家

孫九領書夜宿曉行直至吳江延陵橋下猶恐傳遞不的直候問延章而進延章一見孫九滿臉通紅不問寒溫取書納于袖中竟進去了少頃教家童出來回復道相公要親問知家小姐今已二年衡陽路遠不能復來矣回書難寫仗你代言詩幅香羅帕乃初

孫九可敬

[illegible]

[illegible]

會錦姐之物并令同婚書一紙央你送還以絕其念本欲留你一飯誠恐老爹盤問見怪白銀五錢權充路費下次更不勞往返孫九聞言大怒擲銀于地不受走出大門罵道似你短行薄情之人禽獸不如可憐負了錦小姐一片真心皇天斷然不佑你說罷大哭而去路人聚問其故孫老兒敘一數二的逢人告訴自此周廷章無行之名播于吳江為衣冠所不齒正是

平生不作虧心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再說孫九回至南陽見了明霞便悲泣不已明霞道

莫非你路上喫了苦莫非周家郎君死了孫九只是
搖頭停了半晌方說備細如此如此他不發回書只
將羅帕婚書送還以絕小姐之念我也不去見小姐
了說罷拭淚歎息而去明霞不敢隱瞞備述孫九之
語嬌鸞見了這羅帕已知孫九不是個謊話不覺怨
氣填胸怒色盈面就請曹姨至香房中告訴了一遍
曹姨將言勸解嬌鸞如何肯聽整整的哭了三日三
夜將三尺香羅帕反覆觀看欲尋自盡又想道我嬌
鸞名門愛女美貌多才若嘿嘿而死卻便宜了薄倖
之人乃製絕命詩三十二首及長恨歌一篇詩云

倚門默默思重重　自歎雙雙一笑中
情慾遊絲牽嫩柳　恨隨流水縮殘紅
當時只道春回准　今日方知色是空
回首凭欄情切處　閑愁遙望怨東風

餘詩不載其長恨歌略云

長恨歌爲誰作題起頭來　心便惡朝思暮想無了期再把嬌姿訴情衷安家原在臨安路麟閣功勳受恩露後因親老失軍機降調南陽衛千户深閨養育嬌鶯身不曾舉步離中庭豈知二九災星到忽隨女伴進香行鞦韆戲罷方纔罷忽驚墻角生人

話含羞斜去香房中含悱尋覓香羅帕羅帕誰知
入君手空令梅香往來走得緊君睇香羅詩情發
相思淹病久感君拜母結姊兄來討去簡饒恩情
只恐恩情成苟合兩會結髮同山盟山盟海誓還
不借又托嬸作媒議婚穩定燒香發婚結手
飛在天命情交二載甜如蜜才子思親忽成疾妾
心不忍君心愁反勸才郎歸故鄉叮嚀此去姑蘇
城花街莫聽陽春聲一視慈顏便回首香門可念
人孤另囑付殷勤別才子棄舊憐新任從伊那知
一去添忘還終日思君不如死有人來說君近婚

幾番欲信仍難憑後因孫女夫復患方知佗能誤
文房此情假花落情者千里姻緣難割捨背手恩
情愫作之得意風流在何也莫論愁長與短無
處箭眾詩不滿題殘錦札孤千張錦禿毛錐三百
皆玉門人瘦嬌無力往則反作長相憶枉將八字
推子平空把三生卜問易從頭一一思量起往日
交情不斷依依然恩愛如浮雲何不當初莫相與
蒼蒼燕燕皆成對何獨天生我無配嬌鳳妹子少
二年適添孩兒已三歲自慚輕棄千金軀仍欲我
獨心孤悲先年誓願今何在舉頭三尺有神祇存

往江南妾江北千里關山遠相隔若能兩翅忽然
生飛向吳江近右惻初交你我天地知今來無數
人揚井虎門深鎖千金色天教一笑遊若機恨君
短行歸陰府變似皇天不生我從今書迹故人收
不望回音到中所可拂鐵甲將軍宋玉閨恭女婿
如花只因頗識琴書味風流不久歸黃沙白羅丈
三懸高梁飄然眼底冤茫茫報道一聲締繡絲滿
城笑殺臨安王妾身自愧非良女撇把門情賤憐
許相思債滿還九泉九泉之下不饒汝當初寵妾
非如今我今怨汝如海深自知妾惡皆仁慈誰想

寃心似獸心而將一幅羅紋細帕幽遊寄與家童
自數與亡者此物没人可恕情疑係又寂可寧只
如此往日閒愁今日止君今肯念孫瓜流他不僑
鸞書一紙
昔巳寫就欲再遣孫九孫九咬牙怒目決不肯去正
無其便偶値父親痰火病發喚婿鸞替他檢閲文字
婿鸞看文書裡面有一宗乃句木衛選單者其缺乃
吳江縣人鸞心生一計乃取從前倡和之詞并今日
絕命詩及長恨歌彙成一帙合同婚書二紙置于帙
內總作一封入于官文書內封同上填寫南陽衛學

那千戶長按下直隸蘇州府吳江縣當堂開拆打登公差去了武氏全然不知是晚嬌蕊沐浴更衣些明夜出去烹茶閂了房門用机子填足先將白練掛于梁上取原日香羅帕向咽喉扣作接連白練打個死結蹬開机子兩脚懸空煞時間三魂渺渺七魄幽沉剛年二十一歲

始終一幅香羅帕　成也蕭何敗也何

明夜取茶來時見房門閉緊敲打不開慌忙報與曹姨曹姨同周老夫人打開房門看了這般光景小王爺也來了合家大哭竟不知什麽意故少不得買棺發

將此事閣過休題再說吳江闕大尹接得南陽衛文書拆開看時深以爲奇此事古未聞適然本府趙推官隨察院樊公祉按臨本縣闕大尹與趙推官是同榜同年因將此事與趙推官言及趙推官叙而言之遂以奇聞報知樊公樊公將詩歌及婚書反覆玩味深惜嬌鸞之才而恨周廷章之薄倖乃命趙推官密訪其人次日擒拿解院樊公親自詰問廷章初時抵賴後見婚書有據不敢開口樊公喝教重責五十收監行文到南陽衛查嬌鸞曾否自縊不一日文書轉來說嬌鸞已死樊公乃于監中帶取周廷章到察

院堂上樊公罵道淵戲賊官家子女一罪也停妻再娶二罪也因奸致死三罪也婚書上說男若負女萬箭亡身我今沒有箭射你用亂棒打殺你以爲薄倖男子之戒喝教合堂卒快齊舉竹批亂打下手時宮商齊聲着你處血肉交飛頃刻之間化爲肉醬滿城人無不稱快周司教聞知登時氣死魏女後來改嫁向貪新娶之財色而沒恩背盟果何益哉有詩歎云

一夜恩情百夜多　負心端的欲如何

若云薄倖無冤報　請讀當年長恨歌

第三十四卷終